



点点星火终燎原

——关于小型革命旧址保护的调查与思考

■本报记者 王少亭

有感而发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每一处革命旧址的背后，都铭刻着我党我军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。与得到科学开发利用的革命旧址相比，仍有许多小型革命旧址现状堪忧。每一处革命旧址都值得被记忆，完整的红色历史教科书，不应该有任何“缺页”。

每一处小型革命旧址都是一笔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。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每一位中国人不能忘记昨天的战争和牺牲，让我们这一辈包括后辈人时刻铭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它是革命精神的载体，更是红色历史教育的重要阵地。

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一抔热土一抔魂。”小型革命旧址不仅具有不可复制

每一处革命旧址都值得铭记

■何楚洋

按照“健全组织、普查认证、改造维护、开发利用”的程序步骤，有力有序推进革命旧址保护工作。

组织跟不上、保护无力量。李中双建议，可按照政府牵头、军地协作、多方参与的思路，构建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和常态运行机制。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吸纳规划、建设、城管、史志、档案、文物管理、文化旅游、纪念馆等单位参与，与驻军政治工作部门建立密切联系，形成政府牵头、军地合力的组织领导格局。革命旧址保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、纳入各级政府统筹，确保保护工作顺利开展。

近年来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率领团队进行长期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，新考订出近400处红色纪念地，其中许多红色景观具有唯一性、稀缺性的特点，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的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。

以此为例，对于数量众多且较为分散的小型革命旧址，江苏省徐州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郭军认为，应按照“分片调查、深度求证、分类建档”的原则，开展遗迹普查，切实摸清位置、数量、现状、权属等底数，避免因遗漏造成自然灭失；立足一人一事一物一址，按照历史发展脉络，依据事件重要程度、影响大小，对革命旧址进行分类，完善纪念性铭牌，专项建立文字档案，实施分级分类管理；研究撰写调查报告，系统梳理历史资料，编撰出版相关书籍，厚植文化底蕴，增强教育意义。

贾骥认为，对于小型革命旧址应本着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在专业指导下，开展遗迹修缮修缮保护工作，让古迹恢复原样，让历史焕发生机。在修缮改造过程中，还要加强周边环境规划改造和匹配建设，保持严肃、厚重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。

有专家表示，保护革命旧址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还需不断创新和丰富形式。应充分发挥网络、自媒体的传播优势，运用数字技术再现消失的影像、历史信息和战斗场景，让革命旧址永远焕发勃勃生机。

他们对广场、纪念碑进行了全面维修和绿化，新修过河桥梁一座，安装广场四周及河堤两岸白玉栏杆550米。现在的纪念广场已经成为袁家沟口革命老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。

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。该县军地联手对袁家沟口革命旧址设施修缮保护终于“成了气候”，昔日偏僻的袁家沟口村逐渐热闹了起来，不少单位、社会团体慕名而来，到村子开展教育活动。

革命旧址的保护利用，也给当地百姓开辟了致富之路。尝到“甜头”的百姓，也自觉加入到保护革命旧址的队伍中来。为了保护遗址，安土重迁的村民搬出了住了几辈人的祖屋。他们还积极贡献红色故事。村小学校长曾庆林讲述了“‘猴子营长’和我娘的兄妹情”等故事，创作人员将之汇集成册，成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珍贵教材。

说起袁家沟口村的未来，小河口镇党委书记申俊峰信心满满：“我们正在起草一个革命旧址群总体保护规划，把旧址保护和红色旅游捆在一起抓，未来的袁家沟口村将会成为陕南的‘小延安’！”

中，将一处革命旧址划给一家私立学校，导致多座历史建筑被拆毁，虽然当事人未受处理，但对旧址造成的损害无法弥补。

调查发现，目前小型革命旧址主要面临两种风险：

一是自然灭失。大多革命旧址年代久远，很多建筑是茅草屋、土坯房，一些没有被发现或已经发现但保护不力的建筑类革命旧址，受风化侵蚀、雨水冲刷，早已破败不堪，存在灭失风险。

另外，革命旧址需要史实、史料支撑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事件亲历者、见证者年龄越来越大，人数越来越少，发掘整理资料变得愈发迫切和困难，有的革命旧址可能因此而被永远尘封。

二是人为破坏。许多革命旧址由于体积小、外部特征不明显，有的地区在规划拆迁过程中，不知情、不辨别、不论证，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。有的地方在革命旧址保护过程中，由于缺乏专业指导，将原有遗迹推倒重建，完全丧失原有面貌，对革命旧址造成不可逆的损害。

此外，有的革命旧址保护还面临权属问题。革命战争年代，我党我军通常临时征召、借用人民群众的住房，不少革命旧址本身就是私家宅院，遗产权属如何认定、保护责任如何划分、如何合理开发利用？一系列问题待解，保护工作遭遇困境，亟须出台相关政策为保护行动“解扣”。

期待联手发力破解难题

值得欣慰的是，近年来，全国各地高度重视革命旧址保护工作，纷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。去年1月1日，山东省滨州市《渤海老区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》颁布实施；去年2月1日，湖北省黄冈市《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》公布施行；今年6月，四川省广元市《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（草案）》立法工作正式启动。随着越来越多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，革命旧址保护也逐步走上了法制化、规范化的道路。

徐州军分区政委李中双认为，可

数现已发现的革命旧址，得到了精心呵护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。

在位于江苏省新沂市的国家4A级风景区——马陵山风景名胜区内，有一个纵深不到2米的岩洞，当地人称“三仙洞”。1946年12月宿北大战期间，陈毅元帅指挥部就设在洞内。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革命旧址，当地政府则在开发景区的同时，配套建设“宿北大战纪念馆”等设施，设立纪念碑，铭刻碑文介绍宿北大战的历史，丰富了景区文化内涵。

“‘三仙洞’并不大，却是马陵山风景名胜区的精髓，几乎所有登山的游客都要到‘三仙洞’看一看，既欣赏美景，又陶冶情操。”景区负责人介绍道。

无独有偶。在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北望村，有一个看似普通的院落，每天到此参观学习、接受红色教育的游客络绎不绝。这里就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。淮海战役胜利后，邓小平、刘伯承、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等众多将领聚集在此，开展渡江战役的部署和准备工作。当地政府将这个院落纳入农村建设统一规划，按照“匹配周边、修旧如旧”的原则进行修缮维护，使这个普通民居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，成为当地有名的红色教育基地。

对此，江苏省徐州市淮塔管理局编研文保处处长贾萍表示，这种与自然景区相融合、与农村建设相匹配的方法路子，为小型革命旧址保护提供了成功经验和现实借鉴。

保护工作仍然面临困境

“与得到科学开发利用的革命遗址遗迹相比，我国还有大量的革命旧址等待我们去发现、去保护。”贾萍长期关注小型革命旧址保护工作，并为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。她说：“由于经济、社会、历史等原因，当前许多革命旧址保护不力，现状堪忧。”

所言不虛。在互联网上搜索“革命旧址保护”字眼，关于革命旧址受损的新闻并不鲜见。某地在土地规划

写在前面

提起革命旧址，率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井冈山、延安等革命遗址。而事实上，在漫长而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，遗留下来大量规模和体量较小，且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革命旧址。这些旧址散布在全国各个角落，像点点星火，承载厚重历史，见证时代变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正面临自然灭失、人为损坏等多种威胁，需要军地有关部门联手行动，凝聚合力，让点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。

革命旧址变身教育基地

斑驳的墙面、青色的瓦片……在安徽省庐江县龙桥镇黄屯社区，坐落着一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典型徽派民居——吴家大院。

事实上，吴家大院还是一个经历了战火洗礼的红色宅院。今年初，工作人员偶然间听到当地老百姓的闲聊，才发现吴家大院是一处革命旧址。

据吴家后人吴桂生和当地91岁高龄的何鹤老人回忆，吴家曾是当地有名的富户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新四军在现庐江、桐城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，黄屯地区的游击队曾多次驻扎在此。

对此，当地镇政府正在组织开展实地勘察，整理红色史料，计划将吴家大院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红色教育基地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像吴家大院这样的小型革命旧址遍布全国，也许是一间院落、一栋房屋，抑或一孔窑洞、一座庙宇，各式各样，数不胜数。这其中，有的已经被发现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、开发和利用；有的刚刚发现，还有待保护开发；有的尚未被发现，散落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。而当前，大多

陕西省山阳县军地联手加强革命旧址保护

打造陕南“小延安”

■余守义 本报记者 曹琦

盛夏的清晨，记者驱车从陕西省山阳县城出发，一路向西。车子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颠簸了个把小时，拐过一个弯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
薄雾中的袁家沟口村掩映在苍山绿树中，宁静清幽。一进村口，沿着笔直干净的石板街望去，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，碑上“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”9个大字气势恢宏，令人心生敬仰。

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是红军长征途中创建的革命根据地。当年，纪律严明的红二十五军刚到秦岭深处的袁家沟口村，就打了几场漂亮的战役，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。在鄂陕省委领导下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袁家沟口村成立，成为山阳边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。

主力红军撤出后，国民党地方保安队和民团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报复。为保卫根据地和巩固新生红色政权，村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、副主席阮英豪、被誉为“满门忠烈”的委员张智仁全家4口人，以及60多名苏维埃政府干部惨遭杀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袁家沟口村地处秦岭腹地，山大沟深，并且距离县城较远，经济发展一直较慢，革命旧址保护工作比较滞后。加之一些烈士坟墓、战斗遗址、重大事件发生地等分布较散，缺乏整体规划，建筑物风化、剥蚀、塌毁、破损等损坏现象较为严重。

“老一辈革命先烈的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，不把它们保护好，是我们的失职。”2015年起，山阳县人武部

对袁家沟口革命旧址展开调研，联合地方有关部门，打响了一场“保卫战”。

袁家沟口烈士陵园年久失修，损毁严重。该县军地积极争取资金，维修烈士墓28座，改扩门楼1个，新修纪念碑2座，绿化周边环境1500平方米，进园台阶全部用花岗岩砌面，围墙加固琉璃瓦装饰，安装汉白玉栏杆300米。

袁家沟口苏维埃革命旧址，是原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办公地，也是红二十五军领导和指挥地方武装革命的地方。原有房屋破败不堪，几成危房。他们想方设法筹措资金200多万元，对所有房屋和门口的石板街进行了翻新修缮。

苏维埃纪念馆广场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，曾因地震遭到严重破

相关链接

经过文物普查，相关数据显示，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近3.5万处，可移动革命文物藏品100万余件（套），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近900家，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500处；抗战文物3000多处，长征文物1600多处。

2018年7月29日，中办国办印发《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（2018—2022年）的意见》

6个重点项目：

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

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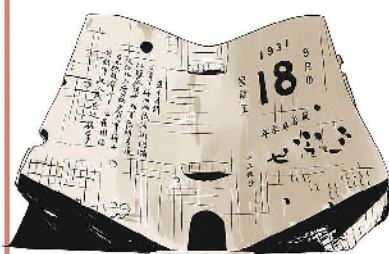
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（第一批）》确定了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，涉及20个省份的110个市、645个县。分别是：井冈山片区、原中央苏区片区、湘鄂西片区、海陆丰片区、鄂豫皖片区、琼崖片区、闽浙赣片区、湘鄂赣片区、湘赣片区、左右江片区、川陕片区、陕甘片区、湘鄂川黔片区、晋冀豫片区和苏北片区。

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工程

革命文物主题保护展示工程

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

革命文物宣传传播工程



2019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革命圣地延安举办，主题为“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基因”。除延安主场城市活动外，我国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5354家博物馆（含808家革命纪念馆、博物馆），将通过免费开放、门票优惠、义务讲解、革命精神宣讲、文化遗产论坛等多种形式，推出精彩纷呈的遗产日活动。

制图：唐硕

